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六

北齊通五年
盡齊通六年

高祖武皇帝六

齊普通五年

魏元正
光五年

春正月辛丑魏主詡祀南郊 三月魏以

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昶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

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

勝字破胡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

考異曰勝傳云至朔州見或按後魏地理志雲中舊名朔州及改懷朔縣爲朔州不容更以雲中爲朔州今但云雲中按魏氏初都平城北邊列置諸鎮孝昌以後改鎮爲州尋卽荒廢其地漫不可考杜佑以爲魏都平城於郡北三百餘里蓋懷朔鎮又云遷洛之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又云後魏初雲中在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旣曰皆在郡北三百餘里將是一處邪將是三處邪宋白曰朔州馬邑郡東北至故雲中二百六十里後魏爲魏內之地亦曾爲懷朔鎮孝文遷洛之後於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又曰後魏初雲中定襄故城是則是朔州與後魏初雲中其一處通鑑此後書改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爲雲州此卽魏志所謂雲中舊名朔州之證也是則懷朔鎮與雲中是兩處矣是後李崇自崔暹白道之敗引還雲中後又自雲中引還平城其退師道里先後可見而唐之雲中郡乃魏之平城詳說之曰懷朔而考之歷代建置州郡其名淆雜難指一處爲定也

被圍旦夕淪陷王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

求今乃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

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還勝出

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

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

五原創漢五原郡地魏收志謂北治五原杜佑曰魏置朔

州於懷朔鎮在唐朔州馬邑郡北三百餘里今榆林九原卽漢之

五原郡地蓋漢之五原懷地其廣唐之豐勝朔三州皆漢之五原

郡地魏收志朔州附化郡有

五原縣或與拔陵當戰於此

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

李叔仁又敗於白道

武川鎮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

賊勢日盛

魏主詔引丞相令僕尙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恆

朔逼近金陵

魏末遷洛以前諸帝皆葬宮中之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尙書元修義請

遣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

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

戶非翼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

重望

李崇文成皇后兄謹之子歷方面有時望

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

實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

杜佑曰六鎮並

在今馬邑雲中帶于界

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

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

堪軍旅願更擇賢材魏主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壬申加崇使持

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

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按魏收魏書作廣陽王深蓋遼唐薛通鑑北史作廣陽王深蓋遼唐薛通鑑

承用之

臣光曰李崇之妻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

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

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其是之謂矣

妄臥如醉不能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以伐魏 乙酉龍關於曲

阿王岐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地數十丈 魏自破

六韓拔陵之反二夏爾涼寇盜蜂起二夏夏州及東夏州也魏收地志夏州治統萬領化政

關熙金明代名郡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宋白曰魏改統萬鎮爲東夏州後改延州按魏克統萬以爲鎮太和十一年改夏

州延昌二年置東夏州治廣武唐始改爲延州治廣武後魏太和元年置廣武縣後周改豐林縣隋分豐林金明置府統縣唐延州

治焉則魏東夏州治廣武非統萬也然魏收地志以廣武爲太原屬門之廣武亦誤皇興二年置華州於北地太和十一年改爲

州州十四年爲蘭州領北地節與襄樂郡涼州領武安臨松建昌番和泉城武興武威昌松東涇涼甯郡秦州刺史李

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

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莫折虜複姓大提白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

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博陵崔遊

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氏旣而因宴會盡收斬

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
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遣其黨卜胡
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
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
尚書元脩義兼尙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魏
崔暹逆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
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止言先
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
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
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廨役 李廣自敦煌入朝於魏至子
冲親貴厚其鄉人故涼土之
人悉免廨役 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可與之爲伍本鎮

驅使但爲虞候白直

杜佑曰白直無月給

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畱

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

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習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

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

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

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

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尙書令

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

元曰趙武靈王旣襲胡服自代茲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

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關雲東望若闕焉故有

高闕之名自關北出荒中闕口

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

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

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

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叉卒得不坐 丁丑

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

河池即今鳳州河池縣有河池水仇

鳩亦當與河池相近

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

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

天監五年魏克武興滅楊紹先之國置東益州

將佐皆以

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

行陣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

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

兄也

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執刺史朱穎據州反

八月庚寅

徐州刺史成景備拔魏童城

童城卽下邳僮縣城也

魏員外散騎侍郎李

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少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

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

兩城謂天水及高平

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

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奔潰夫變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

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

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

令隴東不守汧軍收散

汧軍謂元志之軍也汧在隴阪之東

則兩秦遂彊

兩秦謂張

張曼

命等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敕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

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

麥積崖今在秦州天水縣東百里狀如麥積故名

則

汧隴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高于誕俱出梁益未

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

於隴口

隴口隴坻之口也

志兵敗棄眾東保岐州

魏岐州治雍城

東西部敕勒

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詔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

申下詔諸州鎮軍實貫籍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

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于雲中之盛樂以

朔爲朔州改舊朔州爲雲州因雲中郡而得名也按後廣陽王深

自五原拔軍向朔州則懷朔鎮雖置於漢五原郡地與五原則爲

兩城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唐勝州榆林縣界後魏遣兼黃門侍

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

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人

爲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又德美又擢偉爲尙

書二千石郎廷尉評卽漢之廷尉平禮晉以來平旁加言今大理

郎魏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水經註魏立秀容護軍

水六十里地形志永興

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太僕卿

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

羽健見一百一十卷言安帝

安二年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

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于新

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為羣彌漫川谷不可勝

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

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

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

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寶泰

時魏于懷朔鎮置朔州并置太安郡

皆往依之顯度顯

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寶雙攻魏盤頭郡

盤頭郡屬東益州五

代志興州長舉

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造將軍寶念祖擊破之

九

月戊申成景備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魏荆山

北梁

兗州治淮陰水經註曰地理志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魏收志梁北徐州沛郡己吾縣有當塗山荆山今之懷遠軍正據荆山以沈約志言之皆屬馬頭郡界裴邃帥騎三千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也後齊置荆山郡裴邃帥騎三千襲魏壽陽王戍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竦引兵遣別將擊魏淮陽

此梁所遣

別將也非裴邃所部

魏使行臺鄜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鸞救

淮陽鑿詮之子也

安樂王註事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

魏西道行臺元修義得

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尙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爲西道行臺

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魏宋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

籌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

推宋穎爲刺史魏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荆山戍

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爲琛所敗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

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

曲木當作曲沐水經註沐水過建陵縣故城東又南還陵山西魏立大隄

馮水西流兩濱之會

隋城防之曰曲法成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瑛邪

魏營州城民劉

安定就德興

沈姓也

執刺史李仲遵據城反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

降德興東走自稱燕王

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關夏北華三

州

魏高祖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杏城後改爲北華州領中部數城凡三郡宿勤虜後姓

魏遣都督北海王

顥帥諸將討之

甲寅彭寶孫拔檀耶辛卯裴邃拔狄城

水經註肥水自

荻耶過漢九江成德縣故城西

丙申又拔燧城進屯黎漿壬寅魏

王莽史曰平阿又北入芍陂

漢東海郡司吾縣之故城也

定遠將軍曹世宗

拔曲陽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將多寔城走

水經註洛水逕漢淮南郡曲陽故城東應劭曰

縣在淮曲之陽洛水又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魏收志

曲陽縣屬霍州北沛郡五代志曲陽縣後廢入鍾離定遠縣

魏使黃門侍郎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爲

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同慶爲德興所敗而還 魏朔方胡反圍

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於綏撫衆無

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天下分

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

如此分張不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

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

東州謂東夏州也

爲諸君營數月之食

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

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

敕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

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

眾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

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眾隨子雍降子
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
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
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

高車自阿伏至羅與

窮奇分爲二部所謂東西部救勒也

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

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

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

者眾舉費穆崇乃請穆爲雲州刺史魏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

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

逸豆歸之元孫也

肱字文泰之父也逸豆歸晉建康二年爲慕容皝所滅

魏李崇引國子

博士祖瑩爲長史廣陽王深欲專兵權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專總軍政莫折天生進攻魏

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

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

魏置平涼

郡治鶉陰縣有平涼城

巒安都之孫也

丙辰彭寶孫拔魏東莞壬戌裴邃

攻壽陽之安城

魏收志梁置新興郡治安城縣

丙寅馬頭安城皆降高平人攻

殺卜胡共迎胡琛

魏以黃門侍郎楊昱兼侍中持節監北海王

顛軍以救幽州幽州圍解蜀賊張映龍姜神達攻雍州

蜀賊者蜀人之徒關

中者也乘魏亂起而爲盜因謂之蜀賊後爾朱天光西討蜀賊斷路皆其黨也

雍州刺史元脩義請援一

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若

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散留此何益遂與叔仁進擊之斬神達餘

竊散走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降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

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 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

攻魏平靖關辛丑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皆克之

國興進圍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

表裏以拒之 魏郢州治義陽西郢州又當在襄陽之西隴中也 圍城近百日魏援軍至國

興引還詢駿之孫也 裴駿見一百二十四卷 魏汾州諸胡反以

章武王融爲大都督將兵討之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稍

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尙書爲行臺刺史

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 魏置梁州于南鄭置巴州於漢巴西郡置益州於晉壽郡

東益州於武興郡秦州於上邦南秦州於仇池 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

執刺史以應之 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散騎常侍錢

唐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
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爲朱异亂
梁張本

元晉通六年

魏元謂孝
昌元年

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遣安北

長史柳渾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圍彫

陽二城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又

見又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

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甯死見文陵松柏

文陵謂孝
文帝陵

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庚申法僧殺行臺

高諒稱帝

考異曰法僧傳作高諒今從魏帝紀又魏紀云自尉宋
王法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帝號東書法僧傳云稱帝按

法僧立諸子爲王必
稱帝也今從樂書

改元天啓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

遣其子景仲來降

考異曰法僧傳云魏室大亂法僧據鎮欲匡
復既而魏亂稍定謂討法僧法僧懼誅欲按時

魏亂未定
今從北史

安東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

元顯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

舉兵與

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其坐顯和不同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甯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儁等將兵應接 魏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謀反起兵侵逼原州其眾甚盛州人李遠與其兄賢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眾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去順效逆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

眾皆聽命乃相與盟歃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惟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閒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表裏相應旣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乎賢曰是我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洛陽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遠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鬥之戲指揮布分便有軍陳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後必爲將軍非常人也至是果然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

水釋詳就水出南山就谷北流與黑水合黑水上台三泉於就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

積北流會於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

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

軍西道都督帥眾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
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
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
天生營下搗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眾少爭開營逐之其
眾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
不與之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
徐渡天生之眾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
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
舉軍繼其後天生悉眾逆蹙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
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

隴山有大隴山小隴山大隴山在清水縣東北小隴

山在岐州武都郡南田縣西北五代志南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
田作南由南由唐隴州之吳山隴卽其地

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州

五代志扶風郡

陳倉縣後魏曰宛州

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

根辭曰此縣界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

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窮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己

已裴邃拔魏新蔡郡

魏收志新蔡郡治石母臺隋廢爲縣唐以後屬蔡州

詔侍中領軍將軍

西昌侯淵藻將眾前驅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癸酉

裴邃拔鄭城

水經注頰水過慎縣故城南而東南流逕螺螄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淮

汝頰之閒所

在響應魏河閒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

城父縣漢屬沛郡魏晉以來屬譙郡宋併

城父爲浚儀縣屬陳留郡郡寄治譙郡長垣縣界魏收志陳留郡浚儀縣注有城父

累月不進魏朝遣廷尉

少卿崔孝芬持節齎庫刀以趣之

齎庫刀千牛刀也齎刀以趣其進言若復遲留將斬之也

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決戰長孫稚以爲久雨未可出

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遼遼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元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使直閣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僞退稚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魏安樂王鑿將兵討元法僧鑿元

略於彭城南略大敗

考異曰魏帝紀敘元畧等事便在庚申法僧叛下不應如此之速今移之於月末

與

數十騎走入城鑿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鑿單騎奔歸將軍王

希軌拔魏南陽平

宋僑置陽平郡於沛郡南界後入於魏爲南陽平郡以別相州之古陽平郡也後又徙郡寄治

彭城執太守薛曇尙曇尙虎子之子也甲戌以法僧爲司空封始安

郡公魏以安豐王延明爲東道行臺臨淮王彧爲都督以擊彭城

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尉

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亢

龍亢縣漢屬沛

郡晉屬譙國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屬焉五代志蔡州賴上縣舊置下蔡郡

初魏劉騰旣卒胡太

后及魏主詔左右防衛微緩元又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甯連不返其所親諫又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自欲下髮魏主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又然魏主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又

魏主常居顯陽殿於太后欲往來

又對又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又殊不以爲疑乃勸魏主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又舉元法僧爲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爲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又上而深畏之欲進言而無因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魏主與太后至雍內室從官

皆不得入。因進言曰：元叉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眾，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眾。元叉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太后？曰：然。遂相與定圖。又之計於皇太后，謂又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侍中，領左右。

戊戌魏大赦。

壬寅，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鮮等攻仇池郡。

魏收志仇

池郡屬東益州。五代志：漢陽郡上隸縣，魏置仇池郡。

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己酉，上幸

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眾軍，并

攝徐州府事。己巳，以元法僧之子景隆爲衡州刺史。

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

西部郡尉立衡陽郡，梁置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合沅縣。

景仲爲廣州刺史，上召法僧及

元略還，建康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

考異曰：南史云武官戍彭城者三千餘人。

法僧皆印領爲奴暹將南渡魏書梁書皆無此事 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爲

人與之言未嘗笑 魏詔京兆王繼班師 北梁州刺史錫休儒

等自魏興侵魏梁州攻直城

魏收志東梁州金城郡領直城縣五代志金州安康縣蕭管漢直州蓋因

直城以名州魏以其地出金故郡曰金城州曰金州錫姓也 魏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其子敬紹

擊之休儒等敗還 柔然王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

云具仁齋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眾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

拔陵兵夏四月魏主詔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

部落浸熾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魏元又雖解兵權猶總任

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

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詔宦官張景嵩說之云

又欲害嬪嬪泣訴於魏主曰又非獨欲害妾將不利於陛下魏主

信之因又出宿解又侍中明旦又將入官門者不納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爲民前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少自脩整頗有學識弱冠爲清河王懌常侍爲懌所眷遇父亡去官懌遂闕其位待子熙畢喪乃復用焉及又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終身不仕及是上書爲懌訟冤乞誅元叉等曰故太傅清河王懌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辰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污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營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

自守親朋阻絕於時吏部諮掾劉騰奏用其弟爲郡及經內呈爲
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離隔二宮誣王行毒含齒戴
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首飲氣唯諮是從僕射
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
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曰十篇分卷
二十旣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忍爲逆亂於一朝乞道遺志足明丹
款又籍寵姻戚持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
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又名藩重地皆其親黨
京官要任必其腹心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闔
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矣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
餘枉被屠戮者不可勝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

狂慝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
又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
梟首泔宮斬骸沈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
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
蔓草難除去之宜盡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
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
千古之痛何足相比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太后命發劉騰之墓
露散其骨籍沒家資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
之孫也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疎險必敗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
曰伯緒凶疎維字伯緒終傾宋氏若得殺身幸矣後果阿附元叉超遷
至洛州刺史至是除名尋賜死叉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叉黨與尙

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又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又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又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又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時改葬中山王熙順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潛然莫不酸泣又妻爲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又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默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又昔嘗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未幾有告又及弟爪謀

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

伊闕在河南新城縣界隋開皇

初改新城縣爲伊闕縣

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

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又及弟爪死於家猶贈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尙書令景兆王繼廢歸於家前幽州刺史盧同

坐又黨除名太后頗事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歿

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

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

眾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楊大眼

之子白華雄偉勇壯兼有姿容太后追幸之白華懼禍乃率其部

曲奔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乃爲楊白華歌

篇錄其辭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

風一夜入閨闔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

得楊花淚沾羅袂秋去春來雙燕子願街楊花入窠裏

使宮人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一

梁紀六

十六

思補樓

臂踏足晝夜歌之聲甚悽惋聞者醜之 初魏胡國珍之爲司徒

以鄭羲之兄孫儼爲行參軍儼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

之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畱之拜

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

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

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

趙脩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二年

後還復除中書

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爲雁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又又

敗太后以紇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

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

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

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淵

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

臥人別占之

占也

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

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

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眾莫能明

也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

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

引樂廣事事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

卿豈易之邪

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

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詩燕國風揚之水之辭也

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

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義僖度世之孫

也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始居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或勸其干謁當

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少居幽

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
閭莫不感悅性寬和畏慎不妄交遊亦未嘗營心財利雖居顯位
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欣然甘之 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

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

萬俟虜
複姓

將軍盧祖遷伊璽生討之不克

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
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十里時以輕騎挑
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特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
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幘重於中戰士
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
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
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

軍維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閒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懼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邃深沈有思略爲政寬明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愛而憚之子子以中獲軍夏侯宣督壽陽諸軍事馳驛代邃邃卒後廟在光宅寺西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嘆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

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劔魏益州刺史郗蚪遣統軍河南胡小虎崔珍寶將兵救之文熾襲破其柵皆擒之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降小虎遙謂安曰我柵失備爲賊所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援兵已至

魏行臺子建傳梁州豎眼

語未終軍士

以刀毆殺之西南道軍司道于誕引兵救小劔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恐懼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計魏子建以世澄購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稟性精審善於斷獄其爲揚州時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

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
并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
知之乃以兒還泰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
安肯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
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辯因誣同軍兵蘇顯甫
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
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
州此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
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乃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
相國城內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
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若其不信可見

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閒思安亦爲人縛送崇之明察皆此類也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濛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係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譖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高宗陵聞俗說割血憑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畱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恆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爲邊任上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

莫敢言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爲南兗州刺史不見賓客
辭訟隔簾聽之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及在彭城魏安豐王
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
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
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
恂爲彧監軍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惜一夫
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恂單騎出徑趣彭城爲綜軍所執問其
來狀恂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
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爲略
使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爲略有疾在深室
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話迎恂密以意狀

語之

意者傳察欲降之意狀者告以詭與成景儻設謀之狀

愈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

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見

元略之南奔也梁封爲中山王

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

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

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常如卿言又引見成景儻景儻與坐謂

曰卿不爲刺客耶愈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

圖景儻爲設飲食乃引至一所詐令一人自室中出爲元略致意

曰我昔有以南向

有以言有所爲也

且遣相呼欲聞鄉事晚來疾作不獲

相見愈曰早奉晉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退諸將

競問魏士馬多少愈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辭耳

愈曰崇朝可驗何華之有乃遣愈還成景儻送之戲馬臺

蘇軾曰彭城三

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

軍馬而戲馬臺在焉其廣百步其高十仞北望城堦謂曰險固

如此豈魏所能取念曰攻守在人何論險固念還於路復與梁話
申固盟約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魏軍百
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受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
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
送於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眾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
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尙何爲城中求王不獲軍
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復取諸城至宿豫而還將佐士卒
死歿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上問之驚駭有司奏削綜
爵土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詔復屬籍封直爲永新侯
吳立永新縣宋屬安成郡西豐侯正德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棄軍輒還爲有
司所奏下獄上不忍正法乃詔之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

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以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劔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遁逃主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放非直失其匹配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讎怨愈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虜累自隨於是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之采幾又復其封爵綜至洛陽見魏主詔還就館爲齊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太后以下竝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更名贊

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改名贊今從魏書北史

以苗文寵梁話皆爲光祿大夫封鹿念爲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綜長史濟陽江革司馬祖暉皆爲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作欬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令革作丈八寺碑祭彭祖文革辭不爲延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其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飯三升僅全其生而已上密召夏侯竄還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復進 江陽人齊苟兒反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率眾討平之淵猷因謂別駕羅研曰卿蜀人貪禍樂亂一至於此研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禍樂亂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

鷄二母之屍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劔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泥貪亂乎 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關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援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道路阻絕援軍不至樹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纒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也虜姓也深欲引兵至折救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七

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
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
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眾而還柔然頭兵可
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

此河謂北

也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

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恆州北別立郡縣安
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

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而作

乞活事見入十六卷
晉惠帝光熙元年

秋七月壬戌大赦 八月魏柔元鎮民杜

洛周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眞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
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彘九月丙辰魏以

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自盧龍塞

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盧龍關在遼西肥如縣唐改肥如爲盧龍縣杜佑曰盧龍

塞在平州盧龍縣城西北二百里軍都關在燕郡軍都縣唐志曰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關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卽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考之漢志上谷郡有軍都居庸兩縣蓋各縣有關凡此屯守皆以防杜洛周水經註居庸關在上谷沮陽城東南六十里軍都關在居庸山南

冬十月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

復爲魏有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嘅嗟還至枹罕會河州刺史元祚

卒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

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徽請兵於吐谷渾吐谷渾

救之景進敗走徽湖之孫也

魏方有事於西北二荆西郢羣蠻

皆反斷三鴟路

西荆治上洛北荆治襄城西郢治汝南真陽縣杜佑曰北荆州今卽伊陽縣三鴟鎮在今汝州魯陽

縣西南十九里名高平城古遶角城在縣東南又云百里山在鄧州向城縣北是三鴟之第一鴟又北分嶺山北卽三鴟之第二鴟

其第三鴟入汝 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種

落最甚其餘大者萬家小者千室各稱王侯屯據險要道路不通

十二月壬午魏主詔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師掃蕩逋穢今先討荆

蠻疆理南服時羣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此荊州治穰城魏都督

崔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史以臨淮王彧爲征南太

將軍將兵討魯陽蠻司空長史辛雄爲行臺左丞東趣葉城葉城

襄州治所此卽漢南陽郡之葉縣城也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恆農太守京兆王暉考

曰西書歷傳歷未嘗爲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鴟路以救荊州

衍等未至或軍已屯汝上汝上汝水之上也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或

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眾已集蠻左唐

突自宋以來豫部諸蠻率謂之蠻左所置蠻郡謂之左郡撓亂近畿王秉麾闕外見可而進

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符尚書行雄以羣蠻聞

魏主將自出心必震動可乘勢破也遂符或軍令速赴擊羣蠻聞

之果散走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幸雄自軍中上

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

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

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

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

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

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三方之師謂西

鎮南擊蠻左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勦懸稔不決亡軍之

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

而賞賚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

不省曹義宗等取順陽馬圈與裴衍等戰於淅陽

漢宏農郡有淅陽縣晉分屬順陽

郡元魏置新陽郡以其地在淅水之陽也卽隋唐南鄭內鄉二縣之地

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

進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以馬圈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取順陽魏以王罷爲荊州刺史 邵陵

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恆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廝隸

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鮓而死

鮓與鱖同鱖魚似蛇

今江東潯港皆有之

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

號叫鐵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而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翁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

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襦揮之於庭又作新棺貯司馬崔會意以轎

車挽歌爲送葬之法

轎喪車也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斥苦佛謳挽歌也左傳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預註

曰虞殯送葬歌曲田黃之死其徒有萬里薤露之歌搜神記曰挽歌喪家之樂執紼者和之聲

使媼乘車悲號

會意不能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

盡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免綸官削爵土魏山胡劉蠡升

反自稱天子置百官

山胡卽汾州之稽胡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

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眾歸之拔陵署金爲王旣而知拔陵終無

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眾南出黃瓜堆

水經註桑乾水與武周水合而東南流屈

逕黃瓜堆南又東南流逕桑乾郡北

爲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爲別將

十二月壬辰京師地震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年

梁紀六

五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七

起普通七年盡大通元年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丙普通七年

魏元勳孝昌二年

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壬子魏以汝南王

悅領太尉

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眾合二

萬洛周自松峽赴之

水經註大榆河出禦夷鎮北塞中南流逕密雲戍西又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右

合孟廣濟水剛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謂之孔山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水北發白楊溪望離石大榆河又東南流出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世謂之斛鹽城西北

去禦夷鎮二百里峽讀作陘唐志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陘嶺行

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
元譚軍於居庸關見上卷上年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乘之子也 初

魏廣陽王深逼於城陽王徽之妃徽爲尙書令爲胡太后所信任
會恆州人請深爲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戶

在恆州者謀奉深爲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時深軍于朔州魏主詔乃以

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北道大都督詔深爲吏部尙書徽長壽之

子也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按楊津

左城當在博陵界又水經注中山唐縣有左人城改元魯興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

楊津至縣縣即縣漢屬代郡唐爲蔚州聞定州危迫引兵趣之始至城下營

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眾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

敵賊若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以賊

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
夜至見柵空而去後賊攻州城東西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
城中騷擾不敢出戰津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劍擊之被
走得免津開門出戰斬首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尋詔以津爲定州
刺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爲大都督北討諸軍事
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 二月甲戌北伐眾軍解嚴 魏西部勅
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
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深井牧子於河西 夏四月乙酉臨川
靖惠王宏卒 魏大赦 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
爲儀同三司徵與給事黃門侍郎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后出
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謂太后曰

此魏之幸詔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
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彝倫因振衣而
起太后默然久之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徽同日拜職舍人鄭
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
直人不受曲拜儼謝之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恐汗
青史見者爲之震恐而順安然自若 魏朔州城民鮮于阿胡等
據城反 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瑒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眾拒之洛周
引還上谷 魏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
上言勳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成私隙今難以受
其節度宜臨機奪帥非算所長魏朝不聽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

不從鮮于脩禮邀擊稚於五鹿

杜預曰壽平元城縣東有五鹿即
於鹿也按呼沱不全元城界此別

有五鹿非左氏
所謂五鹿也

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竝坐除名

五月丁未

魏主詔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旣而不行

衡州刺史元略自至

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乂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因刁

雙猶免

事見一百四十
九卷普通元年

徵雙爲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暉南還以求

略上備禮遣之爲置酒餞別寵贈甚厚略始濟淮魏拜略爲侍中

賜爵義陽王遣刁雙境首勞問敕徐州賜絹布各千匹又詔宗室

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

石奴婢三十人以司馬始寶爲給事中栗法光爲本縣令刁昌爲

東平太守刁雙爲西兗州刺史凡略所過一殮一宿皆賞之魏

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復以廣陽王深爲大都督討鮮于脩

禮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爲之備融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往者元叉擅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次骨李奇曰次骨者言深刻至骨臣疏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勳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他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真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警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

安陸下若使撤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

忠力太后不聽徵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謙內實

忌克賞罰任情魏政由是愈亂 戊申魏燕州刺史崔乘帥眾乘

城奔定州 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孫爲都督宗正復姓討汾州

反胡 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眾反蜀人徙居絳郡者謂之絳蜀

置絳郡魏收志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爲討蜀都

督郡屬東雍州考異曰費穆傳穆爲督督不兼別將河東薛脩義輕騎詣雙熾

壘下曉以利害雙熾卽降詔以脩義爲龍門鎮將此龍門在河東北屈縣西魏世

亂神龜元年禽赫連昌改北屈爲高昌縣 丙子魏徙襄陽王略爲東平王頊之遷大

將軍尙書令爲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徽相埒然徐鄭用事略

亦不敢違也 戊寅魏下詔復京兆王繼本封爲江陽王 杜洛

周遣都督王曹紇眞等將兵掠荊南

時杜洛周葛榮等作亂其軍中將領無不加以王爵曹紇

眞以都督加王

秋七月丙午魏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

栗園

栗園當在范陽固安縣界固安之栗天下駕之

大破之斬曹紇眞及將卒三千餘級

洛周帥眾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魏僕射元纂以行臺鎮

恆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恆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

恆州治平

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

觀此蓋淮堰復成也

復遣郢州刺史元樹

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侯實等自南道攻壽陽

八月癸

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葛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考異曰北史廣陽王深傳云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關情連營

轉欄日行十里行遠交津關水而陳賊將常與葛榮謀後脩信

稱州人毛曹實榮常衛之曹實并爲深統軍及在交津使人諭之

曹實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榮遂

殊又其語轉亂難曉今從帝紀 魏安北將軍都督恆朔討虜

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實忌之據城不出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實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恆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允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九月己酉鄱陽忠烈王恢卒恢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眾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于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 葛榮既得鮮于脩禮之眾北趣瀛州魏廣陽

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

水經注漳水過武安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

口辛亥榮至白牛邏

據魏紀白牛邏在高唐博野縣

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

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

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

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勝尙書

省門蔡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

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

詣勝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

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

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諡等數

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諡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

津遣諡討深深走出謚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閒行至博陵界

漢桓帝置

博陵郡元魏屬定州

逢葛榮遊騎劫之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

之恐其徒有欲奉深為主者故惡之

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

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元孫也 甲申魏行臺常

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就德興陷

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

魏平州治肥如即唐平州盧龍縣地

天水民呂伯度本其

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

漢光武置顯親侯國以封賣友以其兄融以河西歸

附且以勳其孝文寶后之親也屬漢陽郡後魏屬天水郡至唐時秦州成紀縣治顯親川

已而不勝亡歸胡琛

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賁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歸破念生軍復據

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

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

魏太延二年置平秦

郡於雍縣
屬岐州

大都督元脩義停軍嚙口久不進嚙口隴念生復反執

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

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梁應拔陵

年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存疑拔陵事此後不再見

然殺拔陵通鑑據醜書帝紀于是年被派然大破拔陵斬其將孔
雀等不言拔陵被殺此又云拔陵誘斬胡琛而後竟逸其事當更

詳醜奴盡并其眾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丁貴嬪卒太子統水

漿不入口每哭輒痛絕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

喪比於不孝況我在那得自毀如此乃進粥數合帝又敕曰聞汝

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胸中亦填塞成

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恆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

當菜菓之味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

庶見者莫不下位 夏侯襲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楊州

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

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爲豫州自宋以

馬爲豫州黃叔業叛齊降魏魏以壽陽爲揚州復改合肥爲南豫

州天監五年徙以夏侯宜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

多離散宜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杜洛周圍范陽

戊戌城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魏齊州平原民劉樹等反宋武帝僑置平原郡於梁鄒屬冀州後

即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爲將討平之

曹義宗據穰城以逼新野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丞南道行

臺辛纂救之考異曰梁書此年冬新野降魏書肅宗崩後新野翁

在恐梁書誤蓋梁自前年攻新野此年魏使魏承祖

武定通志七年八年

我之也又周于義傳云李昌二
年與辛集討義宗今以為據 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

兄也 魏盜賊曰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

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

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華夷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

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

縣選舉由來其輕貴遊儻才莫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

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

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

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

新晉通八年魏元朝孝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為僕射

辛未上祀南郊 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為司徒儀同三司蕭

寶實爲司空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

按魏收志殷州北領
道縣年鹿南距鹿三

郡蓋初置時兼領相州之廣宗郡也殷州治廣阿劉昫曰北齊改
爲相州隋改廣阿爲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爲象集天寶二年改爲
昭慶以有連初改運二陵也宋開寶五年改昭慶
爲隆平景德六年省隆平縣爲隆平鎮入臨城縣以北海道行臺博
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
巨野頃闕路康甯四方有蔽仍聚姦宄梓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
妖灾開起定州逆虜趙超北界鄰下凶熾鸞腹心兩處犬羊勢
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替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
敵強析骸責穹因此忠節但基址造創庶事茫然尺刃斗糧皆所
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乞資以兵糧必當虎視一方邊其侵軼
詔付外臺圖

使量計合給兵
糧之數以聞也

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

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可固志哉遂

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

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留

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

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

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

疲弊秦賊季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道遙園東秦

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 秦州既為賊所據魏晉東秦州於隴東郡治汧城即隋唐之汧源縣也

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園州刺史畢祖暉

戰沒行臺筆深棄城走 秦州 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

北華州 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北華州後改為北華州有中郡數城焉 叱干麒麟據開州以

應天生 魏于麟 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

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尙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
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
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竊勒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
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實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
而斃其欲遂潰侃社之子也 魏石民耶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

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

爲戰地

此指漢三河之賊爲言魏都洛陽三河則畿甸也

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

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
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器
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
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

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
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
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脩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
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
燎毛髮哉弗聽 戊子魏以皇甫度爲太尉 己丑魏主詔以四
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竟亦不行 譙州刺史湛僧智圖

魏東豫州

譙州治新昌城新昌高塘臨徐南梁郡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新昌郡考異曰魏帝紀及曹世表傳作

湛僧珍今從

梁夏侯夔傳將軍彭羣王彞圖琅邪魏救青南青二州救琅邪

魏

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河間 樂陵郡南青州當又置於其南 司州刺史夏侯聽帥壯武將軍

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

水經注木陵關在黃

武山東北音 西陽城西南 夔 之弟之禮遂之子也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

詔以齊州刺史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

宋武帝僞置清河郡於舊陽屬冀州後入於魏爲東

清河郡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清河平原二郡併入焉

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

亡去景伯窮捕禽之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

舊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耶婦人列其子不

孝

貝耶僑蠻亦宋武帝置屬清河郡五代志齊州濰川縣舊曰貝耶置東清河郡按前注所謂清河郡置於臨陽者據魏收地形

志宋郡也五代志長山之清河平原雙頭郡也房景伯所守者貝耶之東清河也

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

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

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

雖而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

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景伯法壽之族子也少喪父家貧傭書自

給性澹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不

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弟景先亡其次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
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庚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煙自號都督

魏東郡治滑
臺城屬西兗

州

將軍成景儁攻魏彭城魏以前荊州刺史崔孝芬爲徐州行

臺以禦之先是孝芬坐元又黨與盧同等俱除名及將赴徐州入

辭太后太后謂孝芬曰我與卿姻戚

時太后爲魏主納孝
芬女爲世婦故云然

奈何內

頭元又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
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又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

解悵然有愧色景儁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

擊之景儁遁還季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

今古閒以嘲諷聽者忘疲孝芬弟孝隲孝演孝直孝政俱孝義慈

厚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盥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鏡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父振亡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且夕溫清出入敬觀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

尺寸以上皆內李氏之庖四時分贍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年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

大夫源子雍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

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

同泰反爲大大通反爲同是反語相協也

上晨夕幸寺皆出

入是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天通 魏齊州廣

川民劉鈞聚眾反

宋武帝僑置廣川郡屬冀州入魏屬齊州自署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曰武強置廣川郡

大行臺清河民房項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

魏收志東清河郡武城縣有昌國城

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趙顯德

己酉柔然頭兵可汗

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醫且俟後敕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辟

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

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

楊椿世居華陰

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寶

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遺心寄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

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籍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

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啟二聖

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開中正須三人耳如其

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詔及太后皆不聽是後寶面以臨中

五月丙寅成景儻攻魏臨道竹邑拔之魏道臨道郡治臨道城

竹邑卽漢沛郡之竹園也魏爲南濟陰郡治所五代志下邳郡夏

邱縣舊置臨道郡彭城郡有臨縣隋廢竹邑入蕭米白曰符陸縣

相斛城西兩七東宮直閣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之魏收志梁邱

彭城又領內相縣有厭欽斬魏將曹龍身六月魏都督李叔仁

討劉鈞平之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猶鄭辯反於西華西華縣屬

晉屬潁川郡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

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將以

賊眾邪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

腫舉出呼統軍是云寶是云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

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鼎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北曉而至。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魏相州刺史安樂王鑿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收信都。鑿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己丑魏大赦初侍御史遼東高道穆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奮縱不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補計所良者訴之屬良爲賤也神軌收謙之繫廷尉赦將出神軌啟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謙之好學事後母以孝聞嘗爲河陰令有人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

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彭
羣王薊圍琅邪自夏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念南
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羣薊破之羣戰沒劭親之
子也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雍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雍行及湯陰
安樂王鑿遣弟斌之夜襲子雍營不克子雍乘勝進圍鄴城丁未
拔之斬鑿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雍裴衍討葛榮九
月魏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
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尙書
令還其舊封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
陵此廣陵城在新息縣界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
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

武帝大通元年

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元顯伯宵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遣別將屠楚城

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梁置楚州

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

湛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

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

人眾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

馬據胡牀處分

胡牀卽今之交林唐惡胡字
改曰交牀今之交椅是也

士皆殊死戰莫不一

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眾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馳

溯去渦陽四十里

今自肥河口派淮西上得駝湖
灘其灘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

陳慶之欲逆戰

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

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

疲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

敗之理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

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

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

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其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

極多今諸君皆無關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
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

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

考異曰魏帝紀

九月辛卯東夏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叛梁帝紀十月庚戌魏東夏
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夏侯夔傳湛僧智圍元慶和於廣陵
慶和請降詔以僧智爲東夏州鎮廣陵韋放傳曾通八年曹仲宗
攻渦陽放會之城主王偉降陳慶之傳大通元年韓曹仲宗伐渦
陽城主王偉降詔以渦陽置西徐州然則廣陵渦陽兩處兩事梁
紀慶和渦陽之閒或更有脫字耳魏紀九月據聞慶和始叛之時
梁紀十月據慶和降款到日按陳慶之傳云自春至冬今從梁紀
十月爲定此別一廣陵非南兗州之廣陵也王偉當作王緯葢草
書之誤也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
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斫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
萬餘口放叡之子也身長七尺容貌甚偉性宏厚爲實輕財好施

于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選常同一軍臥起時比之三
姜 魏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開關
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開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
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
奮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邛念弄權縱恣甲尉鄭道元收念付獄
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稅知寶寅反
狀已露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道元素名嚴猛寶寅聞其來謂
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柳楷楷曰大
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
子殿一子不殿關中亂齊明帝諱寶寅
之父也殿卵壞也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
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此陰盤驛也魏收
地形志曰陰盤縣本

屬安定晉屬京兆魏眞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置陰盤縣
鴻門戲水正屬縣界按漢安定郡與京兆相去遠達中開爲鴻朔
所隔自晉以後所置陰盤縣非漢安定之陰盤縣地也魏收不深
考耳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
郡陰盤縣寄理於此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自此復移
陰盤縣城於今昭應縣東三十二里尋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故城
是也

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

秦人謂鮮卑爲

白虜自苻秦之亂鮮卑之種有因而留關中者是時亦相疑爲盜因謂之白賊或曰白賊謂白地之寇也

又上表自理

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

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

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魏臣矣

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

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

寶寅

歸魏封爲齊王故稱之

王本以窮鳥投入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

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閒隙信賊行路無識之語欲以
虞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
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寶寅復使謂
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
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
湛恐荆棘必生於齊閭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
寅繁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
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與兗鴻賓師氏羌起兵於
馬祇柵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爲遐所殺寶寅方
祀南郊行卽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
爲尙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爲寶寅使在洛陽

文安縣前漢屬勃海

後漢屬河間晉置
軍武郡文安屬焉

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賈寅以惠達爲光

祿勳丹陽王蕭賀聞賈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至河橋爲人所

獲魏主詔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

謀舉兵誅賈寅事泄而死徇伯軌之子也魏以尙書僕射長孫稚

爲行臺以討賈寅正平民僻鳳賢反

魏收志世祖置太平郡於河
東聞喜縣孝文太和十八年

改曰正平郡屬東雍
州領聞喜曲沃二縣

宗人薛脩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

坂東西連結以應賈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丁卯以

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戊辰以渦陽爲西徐州

渦陽魏
置徐州

梁改爲西徐州領南鄭
龍亢新城潁川臨漢等縣

葛榮圍信都自春及冬攻之不遺餘

力魏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

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弟爲防城都督榮

大集將士議其生死乎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雍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十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表請同行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又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子雍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雍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恆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秦州民駱超殺杜粲請降於魏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終